

施议对
点评

不是怕风吹雨打
不是羡烛照香熏
只喜欢那折花的人
高兴和伊亲近

胡适词点评 (增订本)

中华
书局

胡适词源

(增订本)

施议对
点评

中
华
书
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胡适词点评:增订本/施议对点评. -北京:中华书局,2006

ISBN 7-101-05130-8

I. 胡… II. 施… III. 词(文学)-文学评论-中国-现代 IV. I207.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041712号

书 名 胡适词点评(增订本)

点 评 者 施议对

责任编辑 刘彦捷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6年7月北京第1版

2006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80×1230毫米 1/32

印张7½ 插页6 字数120千字

印 数 1-4000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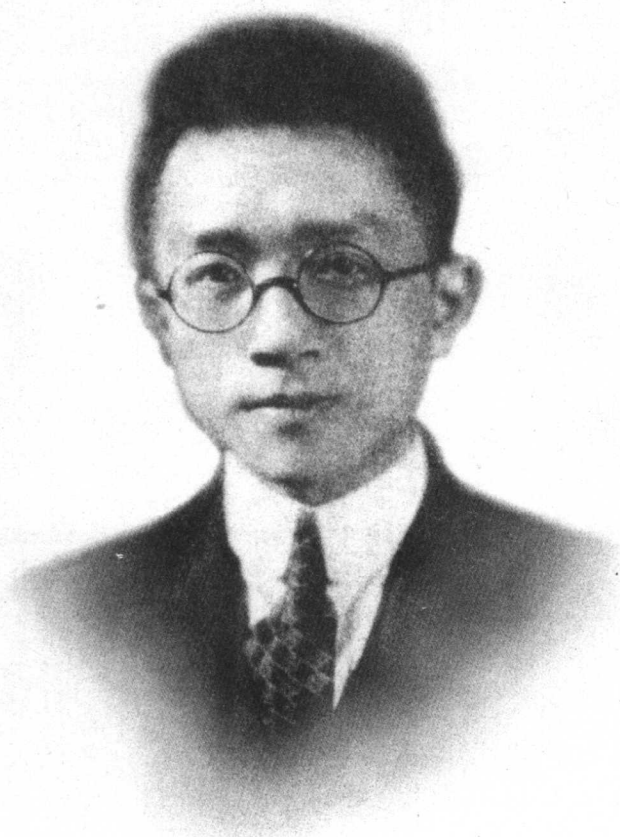
国际书号 ISBN 7-101-05130-8/K·2259

定 价 17.00元

责任编辑 刘彦捷
封面设计 丰 雷







丁未、戊申、己酉、庚戌。

舊詩稿

通鑑錄事

這是我十七歲至廿歲（丁未至
庚戌）所做的詩。這時期本來
解不了什麼詩。但這裏面
却可以表示當時年前的眼
光心理。可以表示當時年前的
來做詩的動機。這裏邊，
我不給名字了。前年（1916）有潤遠
「博」從前都說合於「博」更思
更「博」意。這一卷詩是
從前的詩的一部分，也是現在的
詩的一部分了。
民國七年（1918）八月
胡適

嘗試後集

胡適

嘗試集是民國九年（一九二〇）三月出版的。十年再版時，我稍有增刪。十一年（一九二二）三月，嘗試集四版，我又有增刪，共有嘗試集的十八首，附在國集十五首。
 民國十一年（一九二二）九月，我檢閱錢存詩稿，留下這幾十首，作為嘗試集的最後一稿。
 通

談談「胡適之體」的詩

胡適

今年一月到上海，才知道南方談文藝的朋友有所謂「胡適之體新詩」的討論。發起這個討論的是陳子展先生，他主張「胡適之體」可以說是新詩的一條新路。後來有贊成的，有反對的，聽說是反對的居多。

這真使我「受寵若驚」了！我這十四年來差不多沒有發表什麼新詩；有時候，偶然寫了一兩首，或者寄給朋友看看，或者送給報誌

我借這個機會，要說明所謂「胡適之體」，如果真有這個東西，當然不僅僅是他採用的什麼形式，因為他做的詩並不限於「飛行小護」這一類用詞調作架子的小詩。「胡適之體」只是我自己嘗試了二十年的「玩玩意見」。在民國十三年，我作我的女兒胡思永的遺詩序，曾說：

他的詩，第一是明白清楚，第二是注重意境，第三是能剪裁，第四是有組織，有格式。如果新詩中真有胡適之派，這

秘魔崖月夜

依舊是月圓時，

依舊是空山，靜夜；

我獨自月下歸來，

這淒涼如何能解！

翠微山上的一陣松濤

驚破了空山的寂靜。

山風吹亂了窗紙上的松痕，

吹不散我心頭的人影。

十二，十二月廿二

一個人的話

「忍了好幾天的眼淚，

從沒有哭的機會。

今天好不容易沒有人了，

我要哭他一個痛快。

「~~滿~~心頭的不如意，

都隨著淚珠見飽了。

我又可以舒服幾天，

又可以陪着人們笑了。」

十四年六月三

前言

新体诗，或曰新诗，乃与旧体诗或者旧诗相对而言。中国诗歌发展、演变，每一个时代，都有自己的新、旧之分，今、古之别。正如唐人以自己为界限，称此前所作为古体，此后为今体或者近体，二十世纪中国诗坛的区别与划分，一样名垂青史。问题是，唐人创作，无论新与旧，或者古体与近体，都曾获得极大的成功，而二十世纪则不一样。这当中，究竟出了什么问题？旧的一百年已经过去，新的一百年刚刚开始。不管新诗作者，还是旧诗作者，都必须进行一番检讨。

鲁迅云：

我以为一切好诗，到唐已被做完。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“齐天大圣”，大可不必动手。

——《鲁迅书信集·致杨霁云》

这是对于唐诗的定位，说得相当决绝，似乎没有商量余地。那么，唐诗的成功，究竟应当从何说起呢？着眼于好，以“好”与“不好”为标准进行判断，我看没有一个了结的时候。

而着眼于诗，看其形式创造，比如众体皆备，蔚为大观，所谓做完，也就容易理解。说穿了，只有一句话：一部中国诗歌发展史就是一部诗歌形式创造史。

毛润之曰：

但用白话写诗，几十年来，迄无成功。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。将来趋势，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，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。

——《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》，《诗刊》一九七八年一月号

新体与旧体，仍然处于对等地位。但成功与否，似另当别论。以为“迄无成功”，不一定带有偏见。某诗论家谓其“不但一向轻视新诗，不写也不读新诗，他对民间诗歌并不真正的重视，他写的诗都是形式严谨的旧体诗”。谓轻视、重视，只是一种推测，有点意气；而其形式创造，却不应当否定。平心而论，新体与旧体，其成功与否，仍然离不开形式创造。

上个世纪六十年代，毛润之以领袖兼诗人的身份所作断言，既令人伤心，亦发人深省。至世纪之末，即有论诗体重建文章出现，谓“新诗形式建设，建树寥寥”（吕进《论新诗的诗体重建》，《诗刊》一九九七年十月号）。

诗体重建，就是个形式创造问题。折腾了大半天，还是回到原来的位置。中国人一向不愿意走回头路，不愿意吃回头草，但是，有时候于摸索过程中，回过头来看一看，并不一定就是一种倒退，形式创造亦复如此。

回过头来看一看，只就新体诗创作而言，我以为，首先应

当请教胡适之先生。弄清楚用白话写诗，其开山祖师，当时到底是怎么设想的？新体与旧体，应作何判断？而其言论与行动，又是怎么配合的？这一切，如用今天的话讲，就是以倚声填词的方法写作新体诗。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。为此，胡适不仅小心地求证，而且付诸行动，自己制造了一批实验品。表面上，似乎不怎么要紧，只是一种“小玩意儿”，其实，胡适一开始就将其当大事业看待，将其当作“为大中华，造新文学”的一个组成部分。只可惜，此前七十年，单枪匹马而往；此后七十年，亦引不起注意。尤其是，当新诗寻找不到出路，旧诗越写越多越无人看的时候，无论新诗作者，还是旧诗作者，都未曾顾及这一话题，则更加让人感到不幸和悲哀。

自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，改革开放，学界对于胡适这么一位先驱人物，重新产生兴趣。热潮出现，亦不断引发思考。期间，对于其人其学，研究者众，而其词，包括以倚声填词方法写作新体诗的论题，则被忽略。本书附论所录若干篇章，点滴心得，多数只是在香港发表，《胡适词点评》香港版，行之未远，皆微不足道。至今，“胡适之体的新路”依旧得不到认同。

我的点评，实际上是一种还原。胡适创作歌词，一百零三，明确标榜并挂上招牌的，仅二十九，尚不及三成，其余不挂招牌，并以新体诗形式出现。一百零三，新体与旧体，平起平坐，都在其“尝试”系列当中。就其“立法原意”看，把戏已玩过，当时也许并不想让人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。即使“异想天开，似天上诸仙采药回”，自己颇为踌躇满志，而“胡

芦里,也有些微物”,却还是不愿露底。其所谓“试与君猜”,既卖关子,应当也想看看诗界诸君,到底聪明不聪明。只是不知什么缘故,从胡适当时开始设想到如今,八九十年过去,诗界诸君对于这个谜,到底猜中猜不中?似乎仍无答案。

拆除包装,将葫芦打开,把戏戳穿,看看里面卖的是什么药。即将曾被卸下招牌的七十四篇章,重新挂上招牌,令之变回原来模样,并正其名为词,以见证最初意愿。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

步入新世纪,新体与旧体,作为一个时代的两种主要文学样式,应当尚未做完。一个时代过去,另一个时代开始,回头看看胡适所开辟的道路,“胡适之体的新路”,相信能有所警觉。

非常感谢中华书局顾青先生,对于有关“设想”与“求证”表示赞赏,并极力支持“点评”出版。

前路多艰,众车径待。老胡于泉下有知,对于我的还原,但愿不会有太多责怪。

乙酉立冬前一日于濠上之赤豹书屋

附记:

本书插图 50 余幅。照片采自《胡适影集》(山东画报出版社,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济南第一版);词章手迹采自《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》第十一册(黄山书社,一九九四年合肥第一版)及《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》(商务印书馆,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台北版),部分据《胡适词点评》(香港文学报社出版公司,一九九八年十二月香港版)辑入。特此说明。

为新体诗创作寻求生路(代序)

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先驱胡适,和王国维一样,也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大学问家。其人及著作,在两岸四地——大陆、台湾、香港、澳门,乃至全世界,影响所及,差不多已整整一个世纪。台湾某出版社刊行“胡适作品集”达三十七种,《胡适全集》正筹划出版;大陆学界,除《胡适文集》外,其它论著或研究资料也越出越多。

目前,各地有关胡适研究,仍然并未衰歇。但是,所有研究,似独缺词与词学一门。不仅在大陆,至今未见专著论及胡适对于词的革命,未有刊物登载胡适词作,而且在台湾,虽已有《六十年来之国学》,以专编(册)论述“六十年来之词学”并录存“六十年中之词”,但对于胡适,仍然只字未曾提及。因而,不能不承认,这是两岸学人的一种忽略。

在文学活动中,胡适既十分注重对于新文学的开创与建设,又十分注重对于旧文学的革命。而革命,又是为着开创与建设。此一用意,胡适心中十分明白。如套用《沁园春》(誓师)中的一句话讲,那就是:“为大中华,造新文学。”